



2024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
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
和平、警示未来,在红色故事中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编者

白云声开辟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志成 白燕

冀东老八路白云声,是在冀东抗战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

白云声,原名张福臣,丰润县东高庄人,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参加冀东岩口抗日大暴动。之后,长期坚持在冀东。年仅22岁就担任了八路军丰玉宁路南工作团主任兼党委书记的白云声,奉命开辟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传奇般英雄事迹,至今仍在丰南等地区民间广为流传……

这里所说的路南,是指横穿冀东丰玉宁三县的京山铁路之南。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紧临渤海兼得渔盐之利,历来是冀东最富庶的地区。日本侵略者早就垂涎这富庶的土地,自1933年5月侵占冀东后,一直对冀东地区实施严密的统治,长期驻扎重兵,对丰玉宁路南地区统治尤甚。这一带日军据点林立,汉奸特务组织繁多,鬼魅横行。因此,在1942年以前,我党我军很难在丰玉宁路南地区长久驻足扎根。

时间到了1942年。这年5月,日军从冀东调走了第二十七师团去加强冀中地区津浦铁路的防务,留守冀东的日军仅剩下一个独立第十五混成旅团及一批汉奸伪军。我冀东军分区领导洞悉了敌情的这个重大变化,当即发起“复仇战役”。冀东八路军几乎全线出击,为在1941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我冀东抗日军民报仇雪恨!至当年7月,“复仇战役”胜利结束,战果辉煌,共歼灭日伪军1600余人。穷凶极恶、罪恶滔天的制造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佐木二郎也被我军设伏击毙。大批汉奸被消灭,大批村镇被我军攻占,大批物资给养被我军缴获。日军头目惊呼:“冀东治安形势恶化!”急忙从冀中调回了二十七团回防冀东,并向我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所在的地区发动了“冀东一号二期作战”。我冀东军分区领导审时度势,改变我变,果断决策:开辟路南!随即派出白云声为八路军丰玉宁路南工作团主任兼党委书记,去开辟丰玉宁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白云声率领七个人,一律着便装,以青纱帐为掩护,昼伏夜行,悄然越过京山铁路,潜入丰玉宁路南地区。一开始工作并不顺手,连吃、穿、住、行都成问题。幸亏有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地下党和抗日积极分子,千方百计予以接应、协助和保护,才勉强立足。

有汉奸闻听白云声他们的困境,幸灾乐祸,甚至编出顺口溜嘲讽白云声他们。

白云声闻之,咬紧牙关,表面不动声色,但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怒火。经一番缜密的调查研究之后,白云声下令:“扬刀立威!”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白云声率部下一举处决了三个铁杆汉奸伪保长,并留下告示,宣布这些汉奸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救国救民!落款都是六个大字“八路军白云声”!

一时间,八路军威名大振,白云声威名大振,老百姓拍手称快,汉奸黑恶势力魂飞魄散。不长时问,丰玉宁路南地区有近百个村庄都归附了八路军或被八路军所掌控。一批汉奸被镇压,一批汉奸被吓跑,还有一些汉奸找人托关系向八路军表示自首自新。丰玉宁路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局面初步打开。

这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开辟王家盘。王家盘地处当今唐山市丰南区宣庄镇西南,距当时日军严密把守的宣庄大据点不足7里。为此,这里一直都是我党我军工作的空白。

王家盘是个大村庄,东西长约2华里,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从村中穿过。这条土路东通黄各庄,西通曹庄子、莲花泊、石桥路。土路把王家盘一分为二,南一半、北一半。村子靠东一点是个十字路口,有一条从北面宣庄过来的土路,在村子与东西向土路相交叉,往南通向涧河沿海而去。在村子十字路口往西数南边第三个门口,是一户董姓人家。这家本是清朝乾隆年间武举进士、台湾总兵、龙虎将军董果的后人。董姓人家的当家人早年承袭祖荫在沿海谋了个渔政差事,全家人不愁吃喝。但不料1930年代初,当家人暴病而亡。这家人为求生计,先卖田地,后卖家当,最后只剩下了两排六间正房和南门外一亩多看家地。临街的三间正房很快被村里强行租用成了保公所。当家人的遗孀董佟氏带着两儿三女住在南边的三间正房,守着南门外一亩多看家地艰难度日。白云声详细了解情况后,于9月中旬一天傍黑儿,推开了这户人家南面三间正房的堂屋门,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灶前烧火,白云声知道这就是这家人的董佟氏。董佟氏见来人先是一愣,忙问:“你是?”白云声悄声回答:“大婶,别怕,我是八路军白云声。”董佟氏一听大惊:“我的天呀!日本鬼子就在宣庄,还有他们。”董佟氏往北一指保公所。白云声低声告诉董佟氏:“不怕,我们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大婶儿是在做饭吗?”董佟氏摇头叹气道“哪配做

饭呀,家里都断粮三天了,我是烧点水给孩子们们喝。他们占了我们三间正房,说是一年给我们两口口袋粮食当房租,这都一年多了,连一颗粮食粒儿都没给,要了几回都不中!”白云声听了回答道:“大婶儿别着急,我去替你们要!”说着,又进来一个拿枪的人,跟着白云声推开堂屋北门,直奔保公所而去。

保公所南堂屋的门开着,西屋挂着门帘子,屋里有人声。白云声悄然拨开门帘子,只见屋内有三个人,正围着一张高桌上的煤油灯盘算着什么。白云声带着那个拿枪的部下悄然进屋,靠在了炕沿上。那三个人似乎感觉有外人进来了,抬眼一看,见是两位陌生人,还带着枪,顿时有点惊慌,忙问:“你们是谁?”“我是八路军白云声,听说你们要当铁杆汉奸,今晚准备处决你们三个!”白云声说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力压千斤!那三人顿时吓得浑身抖似筛糠,扑通一声,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连忙磕头求饶:“白老爷呀,我们可不是铁杆汉奸哪!我们实在不愿意当汉奸呐,求白老爷饶命啊!”白云声反问道:“你们不愿意当汉奸,东屋的粮食是给谁准备的?”三个人中打头的回答道:“那是皇军,不,那是日本鬼子让王家盘三天交30口袋粮食。我们今天刚从大户人家那里征来了4口袋麦子6口袋玉黍,正发愁剩下的20口袋粮食咋办呢。”“你们有粮食不给房东吃,不给中国人吃,专门给日本鬼子留着,你们不是铁杆汉奸谁是?嗯?”“白老爷呀”,那三个人中打头的还想说什么,拿枪的八路军战士抢先开了口:“什么白老爷!这是我们八路军路南工作团白主任!”这一说不要紧,跪着的三个人彻底感到大祸临头了,伏在地上磕头如捣蒜!那个打头的额头都磕出血来了:“白主任我们错了,马上改!”说罢手一挥,后面立刻站起个人来,往存放粮食的东屋而去,扛起一袋麦子立马送到房东董佟氏家,接着又扛去一口袋玉黍。送完了粮食,向白云声汇报:“白主任,房东的粮食我们送去了。”白云声头都没抬一下,低声问:“你们真不想当汉奸?”三个人发誓般的回答:“谁想当谁不是人!”“谁要是当了,你杀我们全家!”白云声听了点头回答:“好!信你们一回,就这一回!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们都起来吧。剩下的8口袋粮食算你们交的抗日公粮。还没征的那20口袋也不要征了!”“那日本人来了,我们咋办呐?”三个人中打头的

问。白云声说:“拿笔和纸来。”打头的忙找来笔、墨、纸张。白云声胸有成竹,提笔在白纸上写了“八路军白云声在王家盘征粮30口袋。”写毕,将纸条交给了三个人中打头的,说“后天,鬼子来之前你们三个人中留一个人,大清早就把他绑在桌子上,用布把嘴给堵上。这张条子就压在桌子上。鬼子若问,你们就说白云声他们把粮食给抢走了,走了有两个时辰了。你们听明白了吗?”三个人都起身点头:“明白了!明白了!”“这是我们跟你们订下的抗日协定。必须保密,不许告诉任何人,连孩子老婆都不能知道。谁泄密,谁就是汉奸!我们三天之内必杀他!明白吗?”那三个人拼命点头。“具体怎么做才能天衣无缝,你们三个人商量着办吧!”白云声一挥,进来十来个人,麻利地把东屋的8口袋粮食全扛走了。临走时白云声撂下一句话:“房东是我的亲表婶,今后你们看着办。”

白云声又回到了南屋董佟氏家。不善言语的董佟氏眼含热泪,一个劲儿说:“谢谢了!谢谢了!”八路军白云声如此急人所难、如此解民倒悬、如此言而有信,使董佟氏一家感激得无以复加,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在这一晚,董佟氏的家成了八路军白云声可靠的抗日堡垒户。董佟氏表示,空闲的东屋永远给白云声留着,堂屋的南门永远不插死,晚上用一捆玉米秸顶着,八路军来时轻轻一推即可开。东屋的炕隔一两天烧一次,防潮防凉。灶上的锅里,随时都给八路军留一点吃的。

如此一来,王家盘村整个被白云声和部下所掌控。白云声趁热打铁,就在王家盘办起了八路军爆炸培训班,安排董佟氏的儿子董润春当了爆炸班的班长。接着,又吸收周围几个村青年妇女抗日积极分子,在王家盘办起了妇救会长期培训班,安排董佟氏的大女儿董淑廉进这个班参加培训。两个培训班的成员进步都非常快,抗日热情与日俱增。9月下旬,白云声率领王家盘八路军爆炸班董润春等十几名骨干,推着独轮小车混进唐山市,参与了虎口夺食一样的华新夺布斗争,夺得三燕牌白布3000多匹,解决了冀东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冬装问题。之后,又发动沿海一带的抗日群众,想方设法搞到了大批海盐,运送到了被日军严密封锁、严重缺盐的冀东北部抗日游击区,解决了那里抗日军民的急需……

(本文作者李志成,系文中王家盘董淑廉之长子;白燕,系白云声之女。)

说“三秋”

□陈晓明

“三秋”,有表示农事的三秋和表示时间的三秋之分。

农事三秋特指“秋收、秋种、秋耕”,也有称为“秋收、秋种、秋管”。北方农村常用第一种说法。

北方农村一般在农历立秋节气之后开始秋收,民间有“过了立秋,一把半把往家揪”的说法,即立秋过后,便拉开了秋收的序幕,开始颗粒归仓。古时也有秋收之说,如晋陆机《挽歌》之一“三秋犹足收,万世安可思。”

北方秋收的农作物主要有玉米、大豆、红薯。我下乡时,收获玉米和大豆还完全靠人工。我家乡把收玉米叫掰玉黍,掰玉黍时需要在玉米地开辟出一条车道,先撇掉四垄玉黍并刨掉玉黍秸,可供装载撇下玉黍棒子的牛(马)车行走。车道两侧的社员每人后背或肩膀斜跨一个小筐(老乡叫小笆篱筐),用左右手分别撇左右两垄的玉黍棒,身后的小筐装满后,倒在车上,车辆随之前行。如此重复操作,效率很低,人在玉黍地里钻,手臂和脸常有划伤。如今这种笨重的体力劳动已被先进的玉米收割机取代。

收割大豆要应时,收晚了豆粒容量崩落(炸豆)。开始也是人工用镰刀割,而且为防止炸豆,一般都顶着露水割豆子,很辛苦。这种劳作目前也被收割机取代。

收红薯则是人工用大镢刨或用犁(豁子)豁,若掌握不好深浅,刨出的红薯容易出镢伤。我下乡时,也用大镢刨过红薯,很累人,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现在有红薯收割机了,不仅生产效率,劳动强度也大大降低。

秋种,在北方特指播种冬小麦。播种小麦一般在农历秋分节气,我当年下乡的农村也有“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的说法。同样,小麦播种机早已取代了传统的牛马犁沟、人工撒种(点种)的耕种方式。

秋耕,指入冬前要翻耕不种麦子的白地,目前都使用拖拉机挂犁耕地。

所谓表示时间的三秋,也有三种解释:一是指分离时间太长,古人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说。这个三秋是多久呢?有很多人认为指的是三个秋天,也就是三年,其实不然。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是《诗经·国风·王风·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按诗意,这里的“三秋”,其实指的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三年,而是三个季度,即9个月,也泛指时间很长。

二是表示秋季,一般指晚秋,农历九月。源自唐代诗人李峤的《风》,全诗为:“落红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又如,孔颖达疏“年有四时,时皆三月,三秋谓九月也。”

三是表示秋天的三个阶段,即初秋、中秋、晚秋。在古代也称之为:孟秋、仲秋、季秋三个阶段。

可见“三秋”之说,不能执一而论。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10)

□王烁辉

4. 辗转战斗在长城线上“无人区”

(接上期)

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后,驻冀东日军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本启久向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报告冀东的形势时说:“失掉了鲁家峪,对八路军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打击,但丢掉了阵地不等于八路军就是削弱了。阵地被毁掉,他们分散上山了,另外转入地下工作的力量增强了。这样相反地可以说是增强了力量……”基于这种分析,冈村宁次亲自策划,一方面在冀东基本区大挖“遮断壕”,把我们的游击根据地分割封锁起来,实行反复“扫荡”“剔抉”,破坏我方基层抗日组织;另一方面沿长城线制造“无住地带”。其具体措施不是像关外那样修建“人圈”、搞“集家并村”,而是用壕沟封锁起来,“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住,禁止耕作,交通也要狠狠限制”,制造所谓“真空绝缘地带”。在冈村宁次统一指挥下,冀东地区东、西两部(敌伪分冀东道和燕京道两个建制)敌人协同动作,西起平谷县峪口镇(重点是蓟县盘山地区),与东部遵化、迁安的封锁沟相连接,在长城内侧山区大规模制造

“无人区”。在这一过程中,敌人对山区根据地推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一直持续到日寇投降。

日寇对不服从“集家并村”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杀害(这叫“杀光”);日寇烧了老百姓的房子,还把断壁残垣都毁平(这叫“烧光”);日寇把老乡的牲畜家禽和粮食全部抢走(这叫“抢光”),后期还发展到把刚长起来的庄稼割掉(这叫“割青”)。而且,这些行动是来回反复的,许多革命老区甚至被烧过十次以上。

几年间,冀东大地生灵涂炭,长城线上遍山野火烈焰冲天,山林、村庄皆化作一片片焦土,这也是始终在长城两侧“无人区”坚持出版的《救国报》资料至今留存极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3年的4、5月间,敌人再次调集大量兵力,又开始了对外实行春季“大扫荡”。为了保存力量坚持工作,《救国报》社部分工作人员第二次出关。

由于已经相隔一些日子,对关外的敌情不甚了解,我们的同志只能分两拨隐蔽在山沟里,夜里在野地宿营,天亮之后秘密找群众打听敌情。一天早晨八点左右,有老乡跑来报信,发现一批敌伪军正朝着报社人员隐蔽的方向而来。徐楠、顾宁、陈大远、武迎

山、山桥等同志,迅速攀上西面的高山。敌人虽发现踪迹拼力在后追赶,但仍被甩在后边一二里地远。《救国报》几位同志绕过敌人翻下山到了孟子岭村,我们的一支部队(一个连加团部)正巧驻在这里。闻讯后,部队将一个排拉上山头掩护同志们转移,并与追踪而至的敌人接了火。《救国报》几位同志随部队向西转移一段后,又奔王厂沟方向行进。

王厂沟村(今属宽城满族自治县孟子岭乡)北倚燕山,南傍喜峰口长城,西临滦河,东接平泉喜峰口交通线。这里是我党出入长城沟通冀东热南建立根据地的中心站。同志们分析,到这里应该能找到组织,便昼夜行进,赶到王厂沟附近。可是,到这里得知,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同志带领一个营,刚在这里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敌人吃了败仗,却不甘心失败,正调来增援部队反扑。而我们的部队已转移了,敌人扑了空但占据了王厂沟。

此时,《救国报》的几位同志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又走了四十里山路。直到当晚到了一个名叫大桑园的村,才找了点吃的。当夜,就在附近山沟里宿营。

同志们在村里落脚之处,房子都被敌人烧了,情况很紧张,几个人只得分散活动。一两个人一拨,跟随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一起

打游击,偶尔才能见面,交换一些信息。

不久,他们得到了吕光在关内随部队活动的消息。顾宁、陈大远等先回到关内;高翔、武迎山等人到了兴隆县界的雾灵山一带,与李彬(崔林此时的化名)、高元、白光等会合;山桥、张助国、徐楠等人继续在承德县以南的河南大峪一带活动,这里的房屋已被敌人烧了,可仍有不少群众隐蔽在深山老林里继续斗争,村长每天还设法找地方给我们的同志做饭吃。敌人在各处烧杀抢掠,但人民抗日的烽火是扑不灭的。

1943年6月底,在关外活动的同志陆续回到关内与吕光等同志会合,继续出版《救国报》。

由于冀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敌人“扫荡”很频繁。为了寻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点,在吕光安排下,一部分同志又第三次出长城,在暴雨以南、长城以北地区,选择了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的一块深山老林作为活动基地,由白光带领一个警卫班,还有山桥、武迎山、张助国、任仆、育才等人,在那里坚持工作。从关内背来的一点粮食和盐,很快吃光了,大家就寻找野菜充饥,凡是能吃的就吃。有时走出很远,爬在山头上,等候赶集的驴驮子,买他们用米来换卤的几十斤粮食。

这样大约坚持了一个月左右,由于敌人

对长城沿线的封锁非常严密,关内外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不利于开展工作,大家又回到关内。

1943年6月,冀东军分区根据晋察冀军区的指示和中共冀东地委的决定,制定出青纱帐战役计划,目的是:恢复平地、保卫山区、巩固滦河东和北宁路南,同时开辟新区。此后,冀东八路军分三路在地方干部、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势如破竹地攻击前进。到8月底,迁滦丰、丰玉遵、丰玉宁、遵化南部等根据地陆续恢复。

经过两年多的顽强坚持和艰苦斗争,冀东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的“治安强化运动”,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开辟了北宁路南、滦河以东和热河南部,在热北创建了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部创建了凌青绥游击根据地;建成了横跨热河、冀东两省区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根据地。

《救国报》社的同志们始终奋斗在战场、在前线,从1942年秋到1943年秋,他们就是这样几进几出,辗转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虽居无定所,环境艰苦,却始终坚持出报,还刊印并发行了大量进步材料,有力地配合了我党我军政治宣传与团结抗战工作。

(待续)